

十年坐牢,高官出獄後發長文《我的奮鬥和兩個女人》^{3/3}

桑迪凱利

(接上期)待安娜自己解開禮品盒後,我看到了她的驚喜。她說:親愛的,這款,我知道的,太貴了。她用了親愛的這個稱謂,嗯,她用親愛的!我熱血沸騰,我說:親愛的,我本來看上的是 48 萬美元款式的全鑽女表,可是沒有訂到貨,我正擔心這個價位的東西不一定配得上你的大明星身份呢,你的寬厚質樸讓我感動。

安娜從沙發上站起來,繞過餐車,走到我面前,伸出胳膊,大大方方地說:親愛的,給我戴上吧。

我為她戴上腕表。她說,我喜歡。然後就抱住了我的頭,用她修長的手指,梳理着我的頭髮。



一個多么浪漫的溫情之夜啊。

我不否認,安娜喜歡這樣的場景,喜歡這樣的生活。但人家是那麼大的明星,整天亮相于紅地毯和鎂光燈,你總不能用包子和炸醬麵,在快餐店作為與明星相處的配套吧。但我相信,安娜絕對不是被所謂的金錢打動,她沒有見過一百萬兩百萬嗎?只要她願意,可以為她花費上億的土豪會排成長隊。我經常跟一些大企業家在一起,有時候熟悉了,難免會談談大家喜歡的女明星。十個人里面至少會有三四個說,喜歡安娜和舒淇這樣的,這兩個女人是成功男人、成熟男人的偶像。現在走紅的范冰冰、林志玲,是 80 後的小朋友喜歡的吧,那樣的臉盤,不符合傳統審美,她們不能表現雍容華貴。女人的臉是一張命運寫照圖,也是其內心世界的觀照鏡。安娜的善良和溫厚,在與我相處的日子里,完全呈現。其實,這才是我內心欣賞她的最有力的理由。如果僅僅是為了博得美人一樂,我們的感情不可能持續發展,最後又陷入難捨難分的痛苦。

安娜雖然是影視明星,但一直感覺自己在北京大院中長大,比較謙卑,她說自己小時候如野小子,貪玩,甚至跟小夥伴翻牆、打架,10 歲時過早進入演藝圈,成了童星,開始了浮華的青春生活,一直至今,所以她真正靜心讀書的時間並不多,缺少厚實的文化底蘊。其實,她出生在書香門第,最欣賞的男人還是像她的父親那樣的博學睿智的成功男人。

她對我的感情,最初也許是被動接受的,但不可否認到後來產生了真正的依戀和愛慕,因為我博學,有趣,而且懂得呵護女性。我的紳士風度是自幼養成的,融入血液一樣發乎自然。你可以給我與她最初的交往定義為偷情,但後來我們大不一樣。我們在一起歌唱,一起大笑,一起痛哭,分享每一分財富和心情。她為我吹眼睛里的沙子,摘黑髮叢中的白髮,為我工作的辛苦而焦慮,為我仕途的每一個哪怕極其微小的進展而歡欣。

有一個生活的經驗,可以跟你說一說:一個女人是不是真正愛你,在現在這個社會,說實話,很難徹底判斷。但可以通過一件事基本準確地表現出來,這就是她是否日積月累,越來越強烈地想嫁給你,與你結成終身的伴侶。這一點很重要,尤其是一個物質實力與社會地位跟你沒有多大差距的女人,是否想跟你結婚,就更有愛情說服力了。

安娜一開始就知道我是有妻室的,跟我約會,愉快相處了一段時間後,變得有些煩躁,有些情緒反常。痴情的她認為,我對她如此溫柔與慷慨,必定也是渴望與她終生相守的,所以,一定會有一天,主動向她求婚,擁着她走進婚姻的神聖殿堂。

然而,我沒有。我有郝寧,有兒女,有一個完整的家庭,我對如何破解這個家庭,重建一個新家,沒有思想準備,也沒有道德承受力量。所以,當有一天,她眼里含着委屈的淚水,向我提出這件事時,我驚駭的表情一定使她悲憤欲絕。

還有一個生活經驗可以說,也是從這件事可以判斷女人對你的愛是否深沉。當她渴望與你結婚並終於提出來時,你很為難,甚至因為雙方皆知的原因,難以做出準確的期限承諾,在接下來的日子里,女人的表現可以反映她的愛與善良程度。她雖然痛苦,但理解你。她獨自流淚,但是她不威逼你。她依然跟你相伴,體恤你,甚至同情你的家人。她不鬧騰,唯有等待。安娜,她算是這樣的女人吧。

所以,我摟着安娜,幫她拭去臉上的淚水,

說:親愛的安娜,請給我一點時間,我一定會給你一個滿意的答復。

大明星在我的懷里,像個小孩一樣破涕為笑。

5、這位高官墜入情網後不可自拔,徹底迷失了自己!

如果我沒有被中紀委查辦,這個故事也許可以到此結束,誰願意把一個浪漫弄成一個悲劇呢。我的故事到此,雖說不能花好月圓,但至少看起來兩情相悅。然而,人生無常,注定會導演情愛無常。

作為一個男人,同時擁有郝寧和安娜這兩個出色女子,當然是一件容易讓“勝利冲昏頭腦”的美事。對這兩個女人的感情,得手需要能耐,駕馭需要技巧,維持需要膽量。

我在郝寧之前和之後,並非沒有過女人。跟她們大都是逢場作戲,她們無非是銀行里面的小業務員,剛剛闖入社會躊躇滿志,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女生。這些丫頭沒見過什麼世面,在我這樣的人物面前,幾乎沒有抵禦能力。跟郝寧的蜜月期過後,在認識安娜之前,我有過一些拈花惹草的事,這些都沒有逃得脫郝寧的敏銳眼睛。

1990 年前後,我在國家金融紐約分公司當總裁時,曾經跟一位年輕的下屬發生關係,被郝寧發現,大鬧過一場。我拒

不承認這段關係,也沒有明確道歉,但為了安撫郝寧,在經濟上給了她很大一筆補償。

大概在 1992 年,郝寧與一名中國台灣籍美國商人在舊金山注冊成立一家投資管理公司,我親自給這個公司批了一筆 2300 萬美元的貸款。事後不久,這家公司涉及香港洗黑錢 500 億港元一案,受到香港廉政公署偵查。而該筆貸款迄今仍未償還,成為默賬。這是我惹的最大的一個禍,也是後來我的人生天平上最大的罪行砝碼,這個砝碼不是安娜或者其他哪個女人給我的,是我自己的老婆給加上的。

回國任總部董事長三年後的春節,郝寧回國與我團聚時問我,如果她回國創業我支持不支持,支持的話,她就回來。我說,當然支持。郝寧就在開春後回國,與她的一位在央視工作的大學同學,合辦一家廣告公司。因為有美國的先例,對我平素的風月之事,郝寧一旦風聞一些,掌握一點雞毛蒜皮的破證據,便與我攤牌,開始“戰爭”。每到這個時候,我就出面幫她在業務上解決一個問題,她就偃旗息鼓。時間長了,見並不危及家庭,而且我在經濟上對她大開方便之門,郝寧也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了。

後來郝寧提出的要求越來越大,數字也逐漸加大,我對她的要求,就只能用“愛理不理”來處理。我與安娜的風流緋聞在北京傳開之後,郝寧再次跟我攤牌,提出要包攬我所在系統的全部廣告業務。我就將計就計,提出全國不行,但最大的分支機構廣東金融的廣告業務可以給她,因為廣東公司的總裁是我親手提拔的親信,比較聽話,懂事。郝寧說,那也行,先這樣。就把她的廣告公司遷移到廣東,並在廣東、福建、浙江、海南、廣西以及香港、澳門一帶,如魚得水地展開了金融廣告的業務。

我比安娜大 20 多歲,且有家庭,安娜這樣的大明星,肯與我維係感情,我一直視為知遇之恩。安娜主動提出婚姻要求,如張愛玲所說的,真是把自己高貴的女人花,降低到塵埃里去了。我覺得她的內心是苦悶的,為了我,她在承受着哪怕是一個常人也不一定承受得了的屈辱。我能報答的,也就是對她好一點,更好一點。

自第一次後,安娜再也沒有提及過跟我結婚的事。她的隱忍讓我更加揪心,她給予我的愛和包容,也讓我更加動心。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有了安娜,今生何求!

經過一段時間的深思熟慮和內心的痛苦糾葛,我終於給遠在廣東的郝寧打了一個電話,提出離婚。接到電話,郝寧意外地表現得十分平靜,只是在電話里說,我這段時間忙,不能回來談,正好也給你留幾天時間,你認真考慮成熟後,我們再見面。

我知道郝寧聰明,厲害,但依然預計不足。其實,她一接到電話就悄悄回到北京,收集我和安娜交往的證據。過了將近一個月,掌握的材料相當充分了,她才出現了。

一見面,她就大聲呵斥我,說我是國家花費巨資培養的無賴。她指着我的鼻子責問我說,你知道國家培養一個省部級領導要花費多大的代價嗎?告訴你,跟培養一個脫離地球軌道的宇航員,是一樣的代價。可是,國家培養了一個什麼樣的省部級幹部,你看你自己,一個偽君子,一個脫離正常社會軌道,自以為徜徉在道德和法律真空的敗類,竟然包養女明星,你以為你是同治皇帝啊,可以出宮嫖妓?笑話,我馬上向中央舉報你,讓黨清除你這個昂貴的禍害。這些年我對你的寬容已經達到了極限,你至今還在

考驗我的承受能力。為了一個戲子就不顧孩子們的感受,不顧我多年對你的恩情,和我離婚。好,那我就讓你身敗名裂、一無所有。看那個戲子還跟不跟你花前月下。

郝寧這個女人,出身名門,高雅起來如天仙,但一旦發飆,如同草根潑婦,十分猙獰,十分可怕。我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面臨的處境。我和郝寧之間不僅存在着一層受法律保護的夫妻關係,更重要的,還是自己苦心經營多年的利益共同體,一旦離婚,牽一發而動全身,許多資源將不復存在。更糟糕的是,倘若她果真跳出來舉報我,我如日中天的前景會變成黑暗一片,成為階下囚不是沒有可能。

這次的離婚風波以我的失敗和妥協告終。我向郝寧賠禮道歉,並答應幫她拓展在整個華南和華東金融系統的廣告形象代言業務。在一個月內,我就協調了七家金融機構共計 11 筆廣告代理費 300 多萬元,直接匯入她的廣東公司。這才暫時平息了她的暴怒。

其實,郝寧這邊算是容易解決的,離婚不成,我該如何面對心愛的安娜?本來,我打算把慷慨離婚作為一份大禮送給她的,現在反而惹出麻煩,不得不利用權力,硬着頭皮,赤膊上陣,幫妻子拉業務。安娜這邊,我沒有什麼高招了,只能實話實說。我說我和郝寧這些年只不過是名義上的夫妻,但現在離婚還不是時候,孩子還小,等孩子上大學了,她一定會撒手,否則她折騰起來,大家都非常難堪。你是明星,凡事都有關注度,要愛惜羽毛,我絕對不能讓你進入一個有糾紛的婚姻生活。我們也不能逃避現實,私奔桃花源,我和你沒有事業,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

安娜聽我說完,輕輕地吻了一下我的額頭,微笑着說,愛,就是一種等待的過程,只要你陪着我等待就好。

她的話,讓我頃刻淚眼婆娑。

6、在位時為討安娜歡心花費數千萬,出獄後反思“一把手權力太大,很難不失控”

我要對得起這份情義,在接下來的幾個月,我斥資近千萬元,為安娜在京郊購買了一套獨體別墅,作為兩人的愛巢。我甚至賣掉了十幾塊名表——我有收藏世界名表的雅好,多年來,我收藏到世界上四十多種品牌的七十餘塊名表——籌集資金,為別墅配備豪華傢俱和高檔電器。

我為安娜購置的一套頂級視聽設備,就花費 200 多萬元,這個數字,在當時可以在京郊買一棟小別墅了。為了她方便出行別墅,我又為她購買了一輛價值 300 多萬元的進口蘭博基尼跑車。

你問我,哪里具備這麼強大的經濟能力?這個……嗯,這個,我跟你說,我有這個經濟承受力。我的工資收入很高,這個,你應該瞭解的,央企嘛,前些年薪酬就是很高的啊。當然,我不諱言,我作為一個部級領導,一個掌管着數萬億資產的領導,一些瑣碎的花銷,是不需要個人掏腰包,個人跑腿去操辦的。有許多人排着隊,為我辦,辦了還受寵若驚,辦了還對我感激涕零。

說實話,我們的官員,一旦熬成一把手,權力太大,很難不失控啊。一旦失控,就是自己的問題了,怨不得組織,怨不得體制,怨自己吧。在這方面,我的確是犯了錯誤,犯了大錯誤,嗯,非法吧,跟黨中央開了一個大玩笑。代價也付了,人生也完了,從巔峰跌到谷底了,宛如一場春夢,醒來發現,卻是噩夢啊。

我的事發,是我自首的。這在省部級以上幹部的案例中,並不多見吧。這也是我的坦蕩,我的天良。當然,這里面也有我的絕望。我不斷被人舉報,風聲傳得越來越大。有人說,中紀委已經掌握了我在大量違紀違法事實,就等着中紀委常委會研究,一旦線索確鑿,常委會通過後,就會對我採取措施。人在這種信息的包圍中,是很難受的。一天,為了試探虛實,我拿起桌子上的紅機,接通分管我們這塊工作的國務院領導,跟他請示,希望能當面向他彙報工作。結果,領導很客氣地說,過幾天有空的時候,聽秘書通知。我覺得這不是一種好的信號,這跟以前領導一接到電話,就滔滔不絕跟我說工作的情况,大相逕庭。放下電話後,我在辦公室坐了一夜。



▲法庭上的王雪冰

第二天凌晨,我打了一個電話給遠方的郝

寧,說了我的擔憂。本來想得到她的安慰,並希望她能看在夫妻情分上,通過她老爺子的人脈,給斡旋一下。沒想到,她在電話里勃然大怒,說一定是你的奸情敗露了,天下女人何其多,你腦子進水,偏偏要去惹一個戲子,能風流幾年不出事,已經是前世積德了。勸你趕緊去中央說清楚,生活作風腐敗,最多挨個紀律處分吧,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我已經懶得爭辯,聽她喋喋不休的呵斥。我摔了電話,下樓開車去別墅,找到安娜,跟她一起吃早飯,並把我的擔憂說了出來。

安娜伸出她那只戴着我送的價值百萬江詩丹頓的胳膊,用手摸摸我的額頭,說,親愛的,你大概累了,別感冒了,好好睡一覺,一切都沒事了。

我哪里睡得着,就陪着她在餐廳里坐着。沉默了片刻,她到客廳打開音樂,說,親愛的你太緊張了,需要放鬆神經啊,你不是喜歡華爾茲嗎,我來陪你跳一曲慢華爾茲吧。

我非常感動。我覺得安娜在這個時候給我的溫情,是一份無法取代的慰藉。

她拉着我的手,來到客廳。我清楚地記得,她放的是《友誼地久天長》華爾茲慢二舞曲。我和她緩慢起舞。當時的情景,現在回憶起來,十分模糊,僅僅記得舞曲放的是:《友誼地久天長》。這首曲子,喚起了我心中從未有過的一種酸楚,無法言喻。

兩個小時後,我決定重新回到辦公室上班。京郊的冬天,有些荒涼。落光葉子的楊樹,靜靜地站在曠野中。沒有風,沒有雪,沒有藍色的天空。一切都在煙霧濛濛中。我把車子開得飛快,飛快。我仿佛是踩着快步華爾茲的鼓點,在急速地奔跑,甚至跳躍,甚至飛騰。回到單位,一切如同平常,聽彙報,開會,看材料。就這樣,恍恍惚惚地過了幾個月。

可笑而又可悲的是,安娜,那個風情萬種的明星女人,我再也沒有見到。她在《友誼地久天長》的舞曲中,消失得一千二淨,徹徹底底。

我簡直無法相信,世界上還有這種女人,斬亂麻的刀如此鋒利快捷,讓人反應不過來。

她一消失就是幾個月沒有消息,我也真的病倒了,高燒不止。我一度懷疑跟安娜的一切,不過是自己的精神幻覺。我記得看過一部關於諾貝爾獎獲得者小約翰·福布斯·納什傳奇人生的電影《美麗心靈》,說這位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長期患有精神分裂症,進入自己幻覺的世界,扮演着拯救祖國安全的科學特工。我是不是也在重演小約翰的人生?我無法接受安娜突然離開、杳無音信的現實,我幾乎懷疑有沒有這個中國演員,我有沒有看過她主演的那么多作品,我的艷遇與她的浪漫相伴、肌膚之親,是不是我對偶像明星空想過頭,而產生的幻覺生活?

可是,幾個月後,安娜突然又高調出現了,不是在我的生活里,而是在媒體上。她還是那麼光華四射,笑語吟吟。她告訴記者,這兩年她一直在國外拍戲,順便在一個世界著名的電影學院里旁聽,她太渴望學習了。她透露,她在國外還收穫到一份愛情……

交談結束後,我(注:這裡的我是記者)給他遞上我臨時準備的一張紙條,請他再回答我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你的人生從巔峰跌入谷底,僅僅是因為這兩個女人嗎?有沒有自身的原因?

他沉思了一會兒,說:“這兩個女人固然不是省油的燈,但女人嘛,在生活中,誰都會避不開的,她們不過是男人犯錯誤的介質。我不遇到她們,也會遇到別人。世界上美麗、聰明、有風情,又會駕馭男人的女人,豈止她們兩個,無處不在啊。所以,問題還是出在我自己身上。“到底什麼問題,我沒有完全想透徹。浪漫是沒有罪的,如果浪漫有罪,人類就不會幾千年歌頌浪漫,佈施浪漫。浪漫是每個人向往的權利,所以我追求浪漫也是無罪的。但我為浪漫,違反了黨紀國法,這是事實,這也的確是為浪漫付出的慘重代價。

“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我會思考清楚。但可能還需要一些時間,甚至會到下輩子才明白。抱歉。”

第二個問題:如果讓你重新活一次,你還會選擇這樣的浪漫,這樣的生活嗎?

他毫不猶豫地回答,當然。
“不過,”他補充說,“我會自己創業,而不是選擇在體制里奮鬥。”

兩個問題回答完,我本來的狐疑雖然解開了。其實,以他的聰明,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問題。畢竟,放縱、違法跟浪漫的界限,雖然有時並沒有明確的劃分,但再模糊,對他這個文化層次與社會閱歷的人來說,應該不會拿捏不準的。

可不可以這樣說:他放縱了自己。或者說,慾望扭曲了他的浪漫。

如此放縱和浪漫,在今天的中國,不僅在體制內要受到懲處,就是在體制外創業,也終究屬於不道德,也是要碰得頭破血流的。也許,答案沒有那麼簡單。

(完)